

中国乡土小说

名作
大系

主编 郑电波

顾问
张 炜
贾平凹
李佩甫

新时期小说佳作腾芳飞誉

短篇小说系列 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二二年 第四卷 上



四卷上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农民出版社
CENTRAL CHINA FARMER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乡土小说

名作
大系

主编 郑电波

顾问
张 炜
贾平凹
李佩甫

新时期小说佳作腾芳飞誉
短篇小说系列（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） 第四卷 上



四卷上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. 第四卷. 上 / 郑电波主编. — 郑州: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, 中原农民出版社, 2014. 6
ISBN 978-7-5542-0608-9

I. ①中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-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53869 号

出 版 人 刘宏伟
责任编辑 郑电波
插 图 董 钺
责任校对 尹春霞
封面设计 丹 澄

出版: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: 0371—65751257
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辉县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10mm 1/16

印张: 10

字数: 200 千字

插页: 4

版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542-0608-9

定价: 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

编辑工作委员会

顾 问 张 炜 贾平凹

李佩甫 田中禾

主 编 郑电波

编 委 孙广举 王守国 刘思谦

何 弘 耿占春 刘 恪

魏世祥 原 非 罗阿波

原始资料搜集查询

李秋海 胡家模 尚书娉 郭保林 孙 涛

黄小娜 安建国 谭静波 杨继红 朱光琼

高殿石 董志辉 吕金国 汪 筠 黄海舟

张廷双 任庆文 尚 钊 王进喜 黄昌之

凡 例

本大系短篇小说部分共分六卷,每卷分上、中、下三册,共 18 册。精选了 1977 年至 2012 年发表、出版的乡土小说作品中的短篇名作。

本套书的选编原则上是以发表、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的,每 10 年两卷(但在整体统筹中少部分例外)。

第一卷和第二卷精选的是 1977 年至 1988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佳作,不同的是第一卷所选的都是这个阶段的获全国短篇小说大奖的作品,因此,第一卷与第二卷在选编的时间排列上各自为序。

每册书中若选某作家两篇或两篇以上作品,其顺序相连,以便阅读。

卷首语

三十多年来，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，正是对应了这段历史。它们是如此的丰富、瑰丽、饱满和激越，如此的斑驳陆离色彩纷呈。它们是心史，是一次不曾间歇的歌哭相随——过人的敏感，欣悦和忧郁，惊愕与绝望，大喜过望以及突如其来沮丧，肤浅的赞许和陡峭的情感——这一切情愫一切境遇的全面记录和生动描摹。

飞岸

卷首语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，是当今文化界一个大事件，中国现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乡土小说。

现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进入到城乡一体化程序，农民进城，小城镇的人到县上，县上的人到省城，省城的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，中国社会已是迁徙的社会。我估计将来再过一两代人，乡土小说类型慢慢就要消退了，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。但是，消亡我觉得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大量的农村还在，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还在，只要土地在，思维在，农耕的思维观念在，不管在哪儿，就是你在美国，到月球上去，你还是中国的，中国式的，写中国人的文学就不会消失，因此乡土小说也不会真的消失。

在中国，你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，获得一些更深层的东西，就去看一看乡土小说。乡土小说就好像馆藏一样，那里有丰富的宝藏。现在它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，就像庙堂或者说茶室一样，有闲时可以去坐一坐，静一静，慢慢品味它。

前 言

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,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,中国是一个“乡土中国”。

乡土,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。

在新时期文学中,乡土文学堪称最敏感的文化神经。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,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。应该说,从中国乡土小说中可以读懂当代中国。

农民在我国文学中,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。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,而文学地位不低。这是由于中国作家的乡土情结、生活阅历、审美情趣及价值取向所决定的。在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,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,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,故乡土小说天然地在新时期小说中,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,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,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。农村生活的改变,农民心气的勃发,新一代农民在精神、意识、思想上的吐故纳新,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,以及对于腐败现实的理性批判,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。作家成了这个时期乡村广大农民理想的抒发者和愿景诉求的代言人。农民在内心理想的感召下奋发向前,作家与之击鼓前行。

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,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。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: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。许多作品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,社会的深层变革,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。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,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浑重、复杂与嬗变。当然,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泄。

新时期文学初期,印象深、乡土味儿较浓的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《乡场上》,高晓生的《陈奂生上城》、《李顺大造屋》,张伟的《一潭清水》,贾平凹的《黑氏》,铁凝的《哦,香雪》,邵振国的《麦客》,张石山的《辍柄韩山宝》,王润滋的《内当家》,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,田中禾的《五月》,乔典运的《满票》等。中篇小说有郑义的《老井》,路遥的《人生》,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,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,叶蔚林的《在没航标的河流上》,莫言的《红高粱》,张伟的《秋天的愤怒》,映泉的《桃花湾的娘儿们》,王安忆的《小鲍庄》等等。

新时期文学的早期,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,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,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,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。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,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。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,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,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,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。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悲观,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,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,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。人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,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。

时间在飞驰,中国的变革在加深、加快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、商业大潮席卷而来,文学受到很大冲击,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,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。然而乡土小说的创作,因与政治思潮、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,也由于作家的坚守,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,无论是中、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,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,且成就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特有景观,其作家创作形成了楚文化群落、吴越文化群落、齐鲁文化群落、燕赵文化群落、秦晋文化群落、中原文化群落、东北文化群落、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,乡土小说内容丰富,五彩斑斓。

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,而是多色的,很耐人寻味。如陈源斌的《万家诉讼》,李佩甫的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,关仁山的《九月还乡》,余华的《活着》,迟子建的《雾月牛栏》,张宇的《乡村情感》,韩少功的《马桥人物》,杨争光的《公羊串门》,赵德发的《通腿儿》等等。

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,但质量很高,作家开始向家族、人生命运

深处思考,审察人性、反思历史、反观传统,因此作品更显得有分量。长篇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。先有张炜的《古船》初现端倪,继有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,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,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的联袂冲刺,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,是继八十年代古华的《芙蓉镇》,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贾平凹的《浮躁》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。

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二十年文学文化领域,因面临着商业文化、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,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,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,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,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。然而,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,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“土地”上耕耘,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,多元的叙事与多元化的观念已出现,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,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。贾平凹的《秦腔》,蒋子龙的《农民帝国》,孙慧芬的《歇马山庄》,铁凝的《笨花》,张炜的《你在高原》,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,莫言的《蛙》等,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,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。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,他们甘于寂寞,其思考已抵达生活、社会、历史、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。

中国乡土小说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精华与支撑,几乎所有的小说名篇都与“乡土”血脉相连,这不但有广泛的共识,也是不争的事实,它们占据了文学、文化、出版价值的制高点。

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学形态,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,就中国乡土小说而言,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“前无古人”的思想和艺术高度,而且由于我们社会的深度变革,农耕文明的逐渐瓦解,这种形式的文学必将终结,因此可以说,它不仅是空前的,也是绝后的,它的辉煌如同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样。

乡土小说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汲取营养,又表现并滋润着民族精神和意识,形成了新时期的文化景观。它不但被中国有识之士充分肯定和赞许,同时也被世界看重。“越是民族的,越是世界的”,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,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

多年来,从鲁迅到沈从文,中国作家无不有着共同的诺贝尔文学梦,可是直到去年,莫言才为中国作家实现了这个梦想。我认为,莫言获诺贝尔奖,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,而是一大群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胜利。这片热土,造就了这一批作家;这个时代的气候,滋润了这一批作家的成长。如张炜、贾平凹、陈忠实等一批作家,其文学创作的实绩和水平,也大都进入了这个层面。我们为中国乡土作家的成功而鼓掌,为中国乡土小说的辉煌而欢呼。

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,我们这套书重在推出改革开放 35 年(1977—

2012)来中国乡土小说的精华部分,它们绝大部分是获奖名篇或被小说选刊选载、被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所关注、极具影响力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是时代的一面镜子,较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。

本套书重时代感,所选作品的排序按照原作初次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延。选篇首重乡土气息、时代精神和文学价值,以作品品质为标杆(作家名气、地位作第二位考虑)以期展示35年中国农村变革,农民精神嬗变的文明进程,使内涵巨大的乡土小说所构成的文字画卷,具有以文学纪录时代史诗般的价值。

虽然过去也有一两家出版社出版过一些乡土小说选集版本,但大多是以作家为标杆选择篇目,规模小,不全面;而这套书以整个大改革时代为着眼点,登高望远,选篇宏观铺陈,将散失于长达35年间奇珍般的乡土小说,用一根乡土彩线串系在一起,这是对乡土小说的寻找与抢救,也是在打造我们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。

由于书的印张所限,有不少影响大、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入,对此我们深感遗憾。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,不但能让热爱乡土小说的读者喜欢,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。让农民了解农民,了解农村的变化,关心自身命运,关心社会变革,这是我们的初衷。

郑电波
2013年初春

目 录

红蚂蚱 绿蚂蚱.....	李佩甫(1)
亲亲土豆	迟子建(32)
雾月牛栏	(46)
古城忆旧	贾大山(61)
溺	东 西(76)
火船	魏世祥(84)
银盾.....	徐小斌(106)
远去的二姑.....	尤凤伟(115)
为兄弟国瑞善后.....	(124)
镇长之死.....	陈世旭(132)



红蚂蚱 绿蚂蚱

李佩甫

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，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；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，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。

——泰戈尔

已是久远的过去了，总还在眼前晃，一日日筛漏在心底，把久远坠坠地扯近来。便有一首小小曲儿在耳畔终日唱：云儿去了，遮了远远的天。在远远的天的那一边，有我姥姥的村庄……

于是，我记得：在住着姥姥的村子里吃饭，是不用打饭钱的。随你走进哪家院子，叫声老舅，便有汉子亲亲地迎出来，骂声鳖儿，不消你再说，一准有好东西管你吃。几多的舅哟！老儿小儿，都要你喊。除非你骂他：“舅、舅，打一鞭，扇一溜。”他笑。该叫还是得叫。儿时，在姥姥的庄子里，捧着乡下孩子的小木碗，我就这样一家一家地吃遍全村。吃了，和小小的“老表们”滚在土窝里脱土馍馍，木碗儿扣出光光圆圆的一坨、两坨、三坨……撒一泡热尿，那“馍馍”碎了，又脱。

哦，我童年的小木碗——

狗娃舅

袅袅的炊烟把村子罩了，天终于暗下来。坡上还映着一线红，那红亮得耀眼，倏尔又淡，又灰，接着是极刺的一跃，红极了半个天。风起了，飒飒的。卸套的驴儿在坡上打滚儿，沾着尿腥的热土灰灰地荡开去。那亮不情愿地暗下去了，残烧着镶着灰边的余红。于是，坡上晃出一队割草的孩子，全赤条条的，一线不挂。远远，极像被风吹的草儿押送的一队泥丸。那打头的背的草捆极大，小垛儿一般地缓缓滚来，仿佛草也成了气候。近了，你才能瞅见那埋在草里的小头。叫你真不信是那泥丸一般的孩儿驮了草动，倒疑是成了精气的草揉着孩儿走。这打头的，便是狗娃舅了。

多年之后，每当我眼前出现那个灰色的黄昏，一个极大的滚动着的草垛，一个圆圆的盛满了污垢的肚脐眼，一双小拇脚趾有着双指甲盖的脚丫，便一同朝我压来。

这狗娃舅是我童年的朋友，也是长者。一个极小的人儿，也算是舅了。辈分在那儿摆着，不由你不喊。我六岁的时候，他便十二，长得竟没有我高！泥丸似的矮不说，身量却尽往宽处去。那短短的小手，铤儿一般，摸摸肉疼。在大人眼里，他是孩子；在孩子眼里，他是大人。也就省了裤子。说大人话，赤条条在村里走，也没人羞。我常常怀疑那位二姥姥是割谷的时候窝下了这舅，不然，怎地这般小身？

矮归矮，却是割草的一把好手。靠了那割不完的草，他一天挣去十二分，气得那些人高马大的舅们骂街！骂了，又不得不认晦气。割草，一把小铲儿揣怀里，拉千斤粪车的壮汉也就一天百十斤了，他一晌就是百十斤！二十斤才一分，能是气儿吹出来的么。别的孩子割三五十斤已算露脸，唯有他快。人说，他不是人。那般小手，那般小腿，那般小人，把小铲捏在手里，活脱脱草魔一个。连村里最会绣花的五姨看了他割草，暗暗瞅瞅自己那双女人群里出了名的巧手，也就叹口气，去了。

他爹五年前就瘫了，娘还是一个接一个生娃，也就病秧秧了。“嘴”很多，干活的却只有他。这家，靠高分也是养不活的，他竟撑了。村里人笑说，狗娃家人是见风长肉，我是不信。不然，不会跑到村口来等他。

走得更近些，狗娃舅唱了。细细的干嗓喘着粗气，那草捆摇起来，像要翻倒，却没有倒，只把天边那点残烧哑喊到坡下去了。那人儿越显得小，步儿越显得慢，叫人觉出那漫长的东坡是一世也走不完的，何况还驮了草。

队长舅也在村口蹲着，拧一支烟来慢慢吸。听那呼哧呼哧的气喘，听那渐近

的唱，并不扭头，只缓缓站起。

狗娃舅站了，吸一口气，甩了那草捆，拍拍瘪了的肚皮。那黑黑的肚皮上亮着一道一道的汗霜，花瓜儿似的。脸上蒙着分钱厚的土，只有俩眼贼溜溜地闪着，透出一丝狡黠的乏笑。后边的孩儿们也站下了，并不扔筐，只怯怯地望着队长舅。

“狗娃，没捎点啥？”队长舅把烟碎了，问。

“老三，我可是饿了。”狗娃舅又拍拍肚皮，亮出一个黑污污的圆肚脐眼，两排瘦狗一般的肋巴。

“真没捎点啥？”眯眯的细眼斜过来，锥子般地一亮。

“老三，按老规矩，你搜哇。”狗娃舅头一歪。

“搜着了——？”

“蛋咬去。”狗娃舅叉开腿，亮出那小小的“大物件”。

队长舅也不接话，一步跨来，两只大手插进草捆里，里里外外摸了个遍，只听“梆”的一声，小铲扔了出来。吓得一边的割草娃小腿直抖。

“老三，你帮我背回去么？”狗娃舅瞅着那散了的草捆，不恼，很耐心地问。

队长舅拍拍手上的草屑，仰起脸来，定定地望着狗娃舅，有半袋烟的工夫，问：

“狗娃，日头从西出来了么？”

“随你说，老三，随你说。”

狗娃舅不再争辩，蹲下来慢慢拾掇那散乱的草堆。他一搭一搭地收拾好，吸一口气，牙骨狠狠地绷紧腮边的薄肉，一劲狠咬，有三个小哥在后打帮，那小草垛一般的草捆又驮起了。

队长舅看看他，迟疑着朝另一个娃儿的草筐摸去……

随狗娃舅走去十几步远，只见他嘴一咧，小声说：

“家去。”

交了草，跟他走进破屋，暗里有八只眼亮着，绿莹莹地吓人。狗娃舅“咣”一声扔了小铲，摇摇晃晃到缸前舀瓢凉水一气喝光，大人似的抹一把嘴，也不理人，只返身对我说：“文生，拿碗去吧。”

想必有好吃的了。我欢欢地凑近锅台，借了柴火的亮瞅去，却只有一锅清水白白地泛溅儿……

于是，想问。只听狗娃舅又说：“拿碗去。”……

再进狗娃舅家，见那草筐在灶前放着，两个更小的舅馋馋地蹲在草筐前，狗娃舅一人头上拍了一掌，两人便躲到一边去了。他并不瞞我，把筐扣翻过去，用力一磕，筐底掉了，下边竟是鲜鲜的十几块红薯！

“扒的。”他挤挤眼，“还没长成哩。让你这城里娃尝个鲜物。”

二姥姥慌慌地过去，黄着脸说：“莫说出去呀，娃。”

……香气出来了，锅里的红薯刚泛黄，四只绿莹莹的小眼又凑了过来。狗娃舅喝道：“边儿去！”说着，又反身看我一眼，“文生，别笑话，乡下不比城里。”

火光映着他那黑污污的小脸，一片累极了的静。

一个小小的人儿，一天能割二百斤草；十二了，长得竟没有我高，却还尽说大人话。这个“舅”是该喊的。

于是，我尝了鲜物；晚上，一连放了十七个屁。

村歌一：

日头落，狼下坡，
逮住老头当窝窝，
逮住大人当蒸馍，
逮住娃儿当汤喝，
哎哟喂，肚子饿。

……

德运舅的大喜日子

露水下来了，身上湿湿地凉。两眼皮在打架，又不舍得走，只偎了狗娃舅在窗前贴着听，屋里仍旧没有动静。

村街上，树影儿透出朦朦胧胧的白，深深浅浅的黑。常有灰灰的一条蹿上瓦屋的兽头，倏尔又不见。狗间或咬一声，磨牙的牲口细细地嚼料。黑黑的一怪扑来，吓得人闭眼，一忽儿又看清是那碾盘在死蹲，总也很吓人。把脸扭回了，贴了那舔破的窗洞往里瞅，久久，终于在屋里那一片混沌的墨里分清了方位：床东一团浓黑，床西一团浓黑，木了一般，不见动。

狗娃舅来听房，原是记了三个工分的。我觉着新鲜，也就跟了来。不想，结婚原是这般没有滋味。

“我困了。”

狗娃舅拍拍我，俩眼儿蹿动着腾腾的黑火，眼又贴到窗格上去了。我真服气他的耐性，打个哈欠，又借那舔破的窗洞独眼看，只觉蚰蚰一声声短叫，好不焦人。听狗娃舅讲过，这是一公一母“说话”哩。竟这般地有声有色！叫人气极时，屋里那混沌的黑化开了，又是床东一团，床西一团。屏息听去，床板“吱儿”响了，

床西那团黑缓缓往床东处移，一股很粗的喘声出来，两团黑便合二为一。倏尔又分开去，一个床东，一个床西。渐渐，又移近了，定睛细看，却又是床东、床西。接着一声阳阳壮壮地“嗯”……

支着眼皮熬去了大半个夜，就听得这么一声“嗯”。

又是久久，又是极粗的喘声，两团黑终于扭成一团。细细分晓，咬牙声、厮打声、扑腾扑腾地翻腿还杂着切齿的咬……只不见喊叫，也不听有骂声出来。“咕咚”一声，两团黑从床上滚到地上，就那么来来回回地翻。我刚想喊，被狗娃舅拧了一把，很疼，只好住了。一个时辰之后，房里静下来，还是床东一团，床西一团，直到三星稀……

离了窗口，狗娃舅愤愤说：“那女的不让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狗娃舅看看我，又说：“那女的不让。”

“什么不让？”

狗娃舅伸了个懒腰：“肉头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德运。”

于是，回姥姥家睡。只是不晓德运舅为啥“肉头”。白日里他娶媳妇好热闹哟！一身新裤褂穿着，头皮刮得青光，还捏着顶新帽，脸上红光光的，远远就叫我：“文生，拿碗来呀！”

躺床上便做梦：一条长腿伸出去，满天红火烧起来，总也不见人救……

二天，忽听见嗷嗷的哭声，狼嚎一般惨人！一时静了全村；一时又满街狗咬，听女人在村街上拍腿喊：“新媳妇上吊了！”我翻身下床，赤条条蹿了出去。

村里人都来了，黑压压地站着。几位长辈分的老人蹲在那贴了红“囍”字的碾盘上吸闷烟。女人们把狗娃舅围了，叫他讲“听房”的经过，一片“啧啧”声。小娃儿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莫名其妙地兴奋。

太阳在朗朗的晴空上移着，那暖意仿佛离人很远。一朵软白的云飘去，又一朵悠悠追来，白极，也静极。秋风凉凉，似又刮不去时光的无尽。村外的黄土路上有人在走，渐远，渐小。渐小，渐远……

半晌时分，村东响起了脆厉的鞭声，三挂大车飞风一般进了村。被鞭声打炸了的骡子四蹄腾起，溅起浓烈的黄尘，仰天的骡马喷着满嘴白沫。女人们在车上挤挤地坐着，后边是黑压压的汉子。不晓得谁叫一声：“娘家人来了！”一语未了，车上哭声骤起，呼天抢地骂将过来。娘家汉子虎汹汹地在贴红“囍”字的德运舅门前站了，女人们全拥进屋去，抓住蹲着的德运舅就打。德运舅先是不吭，继而满地滚，杀猪一般惨叫！屋里嚷声一片，碎声一片。两庄的男人怒目而立，相互